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第三種 雙鸞配 陳子芳

世人只知娶妻須要美貌，殊不知許多壞事，都從此而起。試看陳子芳之妻，常時固是貞潔，一當兵亂，若或面不粗麻，怎得完璧來歸？前人謂：「醜妻，瘦田，家中寶。」誠至言也。

這一種事說，有三個大意：第一是勸人切不可姦淫，除性命喪了，又把己妻償還，豈不怕人？第二是勸老年人切不可娶少婦，自尋速死，豈不怕人？第三是勸人閨門謹慎，切不可縱容婦女站立門首，以致惹事破家，豈不怕人？

崇貞年間，荊州府有一人，姓陳，名德，號子芳。娶妻耿氏，生得面麻身粗，卻喜勤儉治家，智勝男子。這子芳每常自想道：「人家妻子美貌，固是好事。未免女性浮蕩，轉不如粗醜些，反多貞潔。」因此夫妻甚是和好。他父親陳雲峰，開個綢緞店舖，甚是富餘。生母忽然病故，父親在色上著意，每覺寂寞，勉強捱過月餘，忙去尋媒續娶了丁氏。這丁氏一來年紀小，二來面貌標緻，三來極喜風月，甚中雲峰之意，便著緊綢緞。不上半年，竟把一條性命交付閻家。子芳料理喪葬，便承了父業。

不覺過了年餘，幸喜家中安樂。獨有丁氏正在青年，又有幾分顏色，怎肯冷落自守？每日候子芳到店中去，便看街散悶。原來，子芳的住房，卻在一個幽僻巷內，那綢緞舖另在熱鬧市口，若遇天雨，就住在店中，因而丁氏常在門首站立。

一日，有個美少年走過，把丁氏細看。丁氏回頭，又看那少年，甚是美貌，兩人眉來眼去。這少年是本地一個富家子弟，姓都，名士美，最愛風流。娶妻方氏，端壯誠實，就是言語也不肯戲謔。因此士美不甚相得，專在外廂混為。因謀入丁氏房中，□分和好。往來日久，耿氏知風，密對丈夫說知。但子芳極孝，雖是繼母，每事必要稟命，因此丁氏放膽行事。

這日，子芳暗中細察，醜事俱被瞧見，心中大怒，思量要去難為他。只礙著繼母不好看相。況家醜不可外揚，萬一別人知道，自己怎麼做人？躊躇一回，倒不如叫他們知道我識破，暗地裡絕他往來，纔為妥當。算計已定，遂寫了一貼，黏在房門上，云：

陳子芳是頂天立地好男子，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屑。何處小人，肆無忌憚？今後改過，尚可饒恕。若仍前怙惡不悛，勿謂我無殺人手也。特字知會。

士美出房看見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急忙奔出逃命。丁氏悄悄將貼揭藏，自此月餘不相往來，子芳也放下心腸。

一日，正坐在店中，只見一個軍校打扮的人，走入店來，說道：「我是都督老爺家裡人，今老爺在此經過，要買綢緞送禮，說：『此處有個陳雲峰，是舊主顧。』特差我來訪問。足下可認得麼？」子芳道：「雲峰就是先父。動問長官，是那個都督老爺？不知要買多少綢緞？」那人道：「就是鎮守雲南的。今要買二、三百兩銀子。雲峰既是令先尊，足下可隨我去見了老爺，兌足銀子，然後點貨何如？」子芳思量：「父親在日，並不曾說起。今既來下顧，料想不害我什麼，就去也是不妨。」遂滿口應承，連忙著扮停當，同了那人就走。

看看走了二□餘里，四面俱是高山大樹，不見半個人煙。心上疑惑，正要動問，忽見樹林裡鑽出人來，把子芳劈胸扭住。子芳吃了一驚，知是剪徑的好漢，只得哀求，指望同走的轉來解救。誰知那人也是一伙，身邊抽出一條索子綁住子芳，靴筒裡扯出一把尖刀，指著子芳道：「誰叫你違拗母親，不肯孝順。今日我們殺你，是你母親的主意，卻不干我們的事。」子芳哭道：「我與母親，雖是繼母，卻那件違拗他來？若有忤逆的事，便該名正言順，送官治罪，怎麼叫二位爺私下殺我？我今日無罪死了，也沒有放不下的心腸。只可憐我不曾生子，竟到絕嗣的地位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那兩人聽他說得悲傷，就起了惻隱之心，便將索子割斷道：「我便放你去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子芳收淚拜謝道：「這就是我重生父母了。敢問二位爺尊姓大名，日後好圖個報效。」那兩個歎口氣道：「其實不瞞你說，今日要害你，通是我主人都士美的意思。我們一個叫都義，一個叫都勇，生平不肯害無辜的。適纔見你說得可憐，因此放你，並不圖什麼報效。如今你去之後，我們也遠去某將軍麾下效用，想個出身。但你須躲避，遲五、六日回家，讓我們去遠，追捕不著，纔是兩全。」說罷，隨舉手向子芳一拱，竟大踏步而去。

子芳見他們去了，重又哭了一場，輾轉思量，深可痛恨，就依言在城外借個僧舍住下，想計害他。

這士美見子芳五、六日不回家，只道事已完結，又走入丁氏房內，出入無忌。一夜，纔與丁氏同宿，忽聽得門首人聲嘈雜，大鬧不住。士美悄悄出來探信，只見一派火光，照得四處通紅，那些老幼男女，嚎哭奔竄，後面又是喊殺連天，炮聲不絕，吃了大驚，連忙上前叩問，方知李家兵馬殺到。

原來，那時正值李自成造反，聯合張獻忠，勢甚猖獗。只因太平日久，不獨兵卒一時糾集不來，就是槍刀器械，大半換糖吃了。縱有一、兩件，也是壞而不堪的。所以遇戰，沒一個不膽寒起來。那些官府，收拾逃命的，就算是個忠臣了。還有獻城納降，倒做了賊寇的嚮導，裡應外合，以圖一時富貴，卻也不少。

那時，荊州也為官府一時不及提防，弄得百姓們妻孥散失，父子不顧。走得快的，或者多活幾日；走得遲的，早入枉死城中去了。

士美得知這個消息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一逕望家裡奔來。不料，這條路上已是火燄沖天，有許多兵丁攔住巷口，逢人便砍。他不敢過去，只得重又轉來，叫丁氏急忙收拾些細軟，也不與耿氏說知，竟一溜煙同走，揀幽僻小路飛跑。又聽喊殺連天，料想無計出城，急躲在一個小屋內，把門關好。丁氏道：「我們生死難保，不如趁此密屋且幹個滿興，也是樂得的。」

士美就依著他，把衣服權當臥具，也不管外邊搶劫，大肆行事。誰知兩扇大門，早已打開，有許多兵丁趕進，看見士美、丁氏尚是兩個精光身子，盡指著笑罵。士美驚慌無措，衣服也穿不及，早被眾人綁了，撇在一旁。有個年長的兵對眾說道：「當此大難，還幹這事，定是姦夫、淫婦，明白無疑。」有幾個齊道：「既是個好淫的婦人，我們與他個吃飽而死。」因將丁氏綁起，逐個行事。這個纔完，那個又來，□餘人輪換，弄得丁氏下身鮮血直流，昏迷沒氣。有個壞兵竟將士美的陽物割下，塞入丁氏陰戶，看了大笑。復將士美、丁氏兩顆頭俱切下來。正是：

萬惡淫為首，報應不輕饒。

眾兵丁俱呵呵大笑，一哄而散，可見為姦淫壞男女奇慘奇報。

這子芳在僧舍，聽見李賊殺來，城已攻破，這番不惟算計士美不成，連自己的妻小家貲，也難保全。但事到其間，除了「逃命」二字，並無別計。只得奔出門來，向城裡一望，火光燭天，喊聲不絕，遂頓足道：「如今性命卻活不成了，身邊並無財物，叫我那裡存身？我的妻子又不知死活存亡，倒不如闖進城去，就死也死在一處。」

纔要動腳，那些城中逃難的，如山似海擁將出來，子芳那裡站得住，只得隨行遂隊，往山徑小路慌慌忙忙的走去。忽見幾個人，各背著包裹奔走。子芳向前問道：「列位爺往那裡去的？」那幾人道：「我們是揚州人，在此做客，不想遇著兵亂。如今只好回鄉，待太平了再來。」子芳道：「在下正苦沒處避亂，倘得挈帶，感恩不淺。」眾人內有厚友依允。

子芳就隨了眾人，行了一個多月，方到揚州。幸這裡太平，又遇見曾賣綢緞的熟人說合，就在小東門外綢緞舖裡做夥計度日。只是思想妻子耿氏，不知存亡，家業不知有無，日夜憂愁。過了幾月，聽人說：「大清兵馬殺敗自成，把各處擄掠的婦女盡行棄下，那清朝諸將看了，心上好生不忍，傳令一路下來，倘有親丁來相認的，即便發還。」子芳得了這個信息，恐怕自己妻子在內，急忙迎到六安打探。問了兩、三日，不見音耗。

直至第六日，有人說：「一個荊州婦人，在正紅旗營內。」當下走到營裡，說了來情，就領那婦人出來與他識認，卻不是自己的妻子。除了此人，並沒有第二個荊州人了。子芳暗想道：「她是個荊州人，我且領了去，訪她的丈夫送還他，豈不是大德？」遂

用了些使費銀子，寫了一張領狀領了回來。看這婦人，面貌敦厚，便問道：「娘子尊姓，可有丈夫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母家姓方，丈夫叫都士美，那逃難這一夜，不在家裡，可憐天大的家私盡被搶散。我的身子，虧我兩個家人在那裡做將官，因此得以保全。」

子芳聽得，暗暗吃驚：「這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都士美的姦淫，不料他的妻子就來隨我。只是他兩個家人，卻是那個？」方氏又道：「兩個家人叫做都義、都勇，也是丈夫曾叫他出去做事，不知怎的就做了官？如今隨征福建去了。」說罷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子芳問道：「因何啼哭？」方氏道：「後有人親見，說我丈夫與一個婦人俱殺死在荊州空屋裡，停了七、八日，屍都臭了，還不曾收殮，是他就掘坑埋了，連棺木也沒得，可不悽慘。」子芳聽了暗想道：「那婦人必是丁氏，他兩人算計害我，不料也有今日，此信到確然的了。」

子芳見方氏丈夫已死，遂同方氏在寓處成了夫妻。次日，把要回荊州查看家業話說明，便把方氏暫安住在尼庵內，一路前往。

行了幾日，看見鎮市路上有個酒店。子芳正走得饑渴之時，進店沽酒。忽見一個麻面的酒保，看見了便叫道：「官人，你一向在哪裡？怎麼今日纔得相會？」子芳吃驚道：「我有些認得你，你姓甚的？」酒保道：「這也可笑，過得幾時，就不認得我了。」因扯子芳到無人處，說道：「難道你的妻子也認不得了？」

子芳方纔省悟，兩個大哭起來。子芳道：「我哪一處不尋你，你卻在這裡換了這樣打扮，叫我哪裡就省得出？」耿氏道：「自當時丁氏與都士美醜事，我心中著惱。不意都賊陪著笑臉，挨到我身旁作揖，無恥。我便大怒，把一條木凳劈頭打去，他見我勢頭不好，只得去了，我便央胡寡婦小廝來叫你。他說：『不在店裡。』說你：『同什麼人出去，五、六日沒有回來。』我疑丁氏要謀害你，只是沒人打聽，悶昏昏的上牀睡了，眼也不曾合。忽聽得滿街上喊鬧不住，起來打探，說是李賊殺來。我便魂不附體，去叫丁氏，也不知去向。我見勢頭不好，先將金銀並首飾銅錫器物，俱丟在後園井內，又掘上許多泥蓋面，又囑鄰居李老翁俟平靜時，代我照看照看。我是個女流，路途不便，就穿戴你的衣帽，改做男人，隨同眾人逃出城來。我要尋死，幸得胡寡婦同行，再三勸我，只得同她借寓在她親戚家中，住了三、四個月，思量尋你，各處訪問，並無音信，只得寄食於人。細想：『除非酒店裡，那些南來北往的人最多，或者可以尋得消息。』今謝天，果得破鏡重圓。」他兩人各訴避難的始末。

回到店中，一時俱曉得他夫妻相會，沒一個不贊耿氏是個女中丈夫，把做奇事相傳。店主人卻又好事，備下酒席請他二人。一來賀喜，二來謝平日輕慢之罪，直吃到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子芳再三致謝主人，耿氏也進去謝了主人娘子，仍改女裝，隨子芳到荊州去。路上，子芳又把士美被殺，及方氏贖回的話說將來，耿氏聽了，不但沒有妒心，反甚快活，說道：「他要調戲我，倒不能夠，他的妻子倒被你收了。天理昭昭，可是怕人。」

到了荊州原住之處，只見房屋店面俱燒做土堆，好不傷心，就尋著舊鄰李老翁，悄悄叫人將井中原丟下的東西，約有二千餘金，俱取上來。子芳大喜，將住的屋基，值價百餘金，立契謝了李老翁，又將銀子謝了井工人。因荊州有丁氏姦淫醜事，名聲大壞，本地羞愧，居住不得，攜了許多貲本上路。走到尼庵，把方氏接了同行。耿氏、方氏相會，竟厚如姊妹，毫無妒忌，同到揚州，竟在小東門外自己開張綢緞店舖，成了大大家業。

子芳的兩個妻子，耿氏雖然面麻，極有智謀，當兵慌馬亂之時，她將許多蓄積安貯。後來合家俱賴此以為貲本，經營致富。福在醜人邊，往往如此。方氏雖然忠厚、樸實，容貌卻甚齊整，子芳俱一樣看等，並無偏愛，每夜三人一牀，並頭而睡，甚是恩愛。不多幾年，卻也稀奇，耿氏生了兩男一女，方氏又生了一女二男，竟是一般一樣。子芳為人，即繼母也是盡孝，即醜妻也是和好，凡出言行事，時刻存著良心。又眼見都士美姦淫慘報，更加行好。他因心好，二妻、四子、二女，上下人口眾多，家貲富餘，甚是安樂享福。

一日，在緞舖內看夥計做生意，忽見五騎馬盛裝華服，隨了許多僕役，從門前經過，竟是都義、都勇。子芳即刻跳出櫃來，緊跟馬後飛奔。

原來是到教場裡拜遊府，又跟回去至南門外驢子行寓處，細問根由。纔知都義、都勇，俱在福建敘功擢用，有事到京，由揚經過。子芳就備了許多厚禮，寫了手本，跪門叩見，敘說活命大恩，感謝不忘。又將當日都士美這些事情告訴，各各歎息。

他兩人後來與子芳做了兒女親家，世代往來，這也是知恩報恩的佳話。可見惡人到底有惡報，好人到底有好報，絲毫不爽。